



望溪先生文

偶抄

書

受業王兆符程

金輯

與閻百詩

昨所論孔子歿子張欲師有若而記載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則曾子問一篇皆母在時所講問可正子瞻所譏於程子之誤宜筆於書至病程朱刪易經字則不敢不多為反覆蓋專易經字者漢儒之病也程朱所刪易甚少而皆依於理僕每見周秦以前古書字形與聲近則眾書所傳多異即一

新刊
藏書
印

新刊
藏書
印

書諸本中亦有增損改易竊歎古書不可通者多以字訛而人莫能辨也如商書自周有終酒誥爾尚克羞者惟君解者支離牽合終不可通若君與周互易則其義不待詁而明矣蓋篆體二字本形似也韓退之羅池廟詩乃此方之人惟侯是非按其前後辭意昭然明白而此以形訛北惟以聲訛爲子瞻不能辨又自爲之說而大書深刻焉則其讀書觀理之不詳可見矣莊子外篇舜將死真冷禹曰不易爲遺令得乎史記封禪書至梁父矣而德不洽謂梁父非衍可乎僕嘗自恨寡陋見古書字訛無所證據而不敢擅易願得博極羣書者以正之故欲化足下之成心而求助焉非敢以辯翹明惟足下鑒之

與孫以寧

昔歸震川嘗自恨足跡不出里閭所見聞無奇節
偉行可紀承命爲徵君作傳此吾文所託以增重
也敢不竭其愚心所示羣賢論述皆未得體要蓋
其大致不越三端或詳講學宗指及師友淵源或
條舉平生義俠之迹或盛稱門墻廣大海內嚮仰
者多此三者皆徵君之末迹也三者詳而徵君之
志事隱矣古之晰於文律者所載之事必與其人
之規模相稱太史公傳陸賈其分奴婢裝資瑣瑣

皇漢集
三
者皆載焉。若蕭曹世家而條舉其治績則文字雖增十倍不可得而備矣。故嘗見義於留侯世家曰。留侯所從容與上言天下事甚衆。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此。明示後世綴文之士以虛實詳略之權度也。宋元諸史若市肆簿籍使覽者不能終篇坐此義不講耳。徵君義俠舍楊左之事皆鄉曲自好者所能勉也。其門墻廣大乃度時揣已不敢如孔孟之拒孺悲夷之非得已也。至論學則爲書甚具。故並弗採著於傳上而虛言其大略。昔歐陽公

作尹師魯墓誌至以文自辨而退之之誌李元賓至今有疑其太略者。夫元賓年不及三十其德未成業未著而銘辭有曰才高乎當世而行出乎古人則外此尚安有可言者乎。僕此傳出必有病其太略者不知往者羣賢所述惟務徵實故事愈詳而義愈隱。今詳者略實者虛而徵君所蘊蓄轉似可得之意言之外。他日載之家乘達於史官慎毋以彼而易此。惟足下的然昭晰無惑於羣言是徵君之所賴也。於僕之文無加損焉。如別有欲商論

者則明以喻之

答友

來示乞賢尊表誌或家傳賢尊事迹著見者惟以
某事屈廷議宜別記其事而以本議附焉傳誌非
所宜也蓋諸體之文各有義法表誌尺幅甚狹而
詳載本議則擁腫而不中繩墨若約略翦截俾情
事不詳則後之人無所取鑒而當日忘身家以排
廷議之義亦不可得而見矣國語載齊姜語晉公
子重耳凡數百言而春秋傳以兩言代之蓋一國
之語可詳也傳春秋總重耳出亡之迹而獨詳於

此則義無取。今試以姜語備入傳中。其前後尚能自運掉乎。世傳國語亦邱明所述。觀此可得其營度爲文之意也。家傳非古也。必阨窮隱約。國史所不列。文章之士乃私錄而傳之。獨宋范文正公范蜀公有家傳而爲之者。張唐英司馬溫公耳。此兩人故非文家於文律或未審。若八家則無爲達官私立傳者。韓退之傳陸贄陽城載順宗實錄。順宗在位未踰年而以贄與城之傳附焉。非所安也。而退之以附焉者以附實錄之不安。尚不若入私集之必不可也。以是裁之。必別記其事。具載羣議。以俟史氏之採擇於義法。乃安。凡此類唐宋雜家多不講有明諸公亦習而不察。足下審思而詳論之。則知非僕之臆說也。

與翁止園

苞白止園足下僕晚交得吾子心目間未嘗敢以
今人相視及遘禍所以憫其顛危開以理義者皆
不背於所期是吾子所以交僕之道已至也有疑
焉而不以問則於吾子之交爲不稱故敢暴其愚
心近聞吾子與親戚以錐刀生隙噴有煩言布流
朋齒雖告者同辭僕堅然信其無有然蘇子有言
人必貪財也而後人疑其盜必好色也而後人疑
其淫毋吾子之夙昔尚有不能大信於彼人者乎

僕往在京師見時輩有公爲媒嬪者青陽徐詒孫
曰若無害彼不知其不善而爲之也吾儕有此則
天厭之矣昔叔孫豹以庚宗之宿致餒死叔向娶
於巫臣氏而滅其宗蓋修飭之君子不獨人責之
天亦責之詒孫之言可謂究知天人之故者也僕
自遘禍永思前愆其惡之形於聲動於事者無幾
也而遂至此極者旣將以士君子爲祈嚮而幽獨
中時不能自灑濯故爲鬼神所不宥吾子高行清
德豈惟信於朋友雖鄉里間愚無知者猶歎羨焉
然則子之行身其慎矣哉僕又聞古人之有朋友
其患難而相急通顯而相致皆末務也察其本義
蓋以勸善規過爲先僕自與人交雖素相親信者
苟一行此必造怒而逢尤僕每以自傷然未敢以
忖吾子於前所聞旣信吾子之必不然於後所陳
又信吾子必心知其然是以敢悉布之

與李剛主書

九月中自塞上歸附書相問而息耗久不至仲冬望後二日或致函封發之則太夫人行述也呼兒章讀之篇終而郎君長人之狀附焉驚痛不能夕食太夫人耄而考終在仁孝者猶難爲懷况重以長人之天枉乎此子天民之秀非獨李氏所恃賴也僕不能自解豈能爲吾兄解然有區區而欲言者言之則非其時而重傷吾兄之意不言則於交友之道爲不忠是以敢終布之易曰洊雷震君子

以恐懼修省。僕平生所遭骨月閔凶，殆人理所無。悲憂危蹙中，每自念性資迫隘，語言輕肆，與不祥之氣實有相感召之理。以吾兄之德行醇懿而衰暮，罹此語天之道有不當然者，竊疑吾兄承習齋顏氏之學，著書多訾訾朱子習齋之自異於朱子者，不過諸經義疏與設教之條目耳。性命倫常之大原，豈有二哉。此如張夏論交，曾言議禮各持所見，而不害其並爲孔子之徒也。安用相詆訾哉。記曰：人者天地之心，孔子孟以後，心與天地相似而足。

稱斯言者，舍程朱而誰與。若毀其道，是謂戕天地之心，其爲天之所不祐決矣。故自陽明以來，凡極詆朱子者，多絕世不祀。僕所見聞，具可指數。若習齋西河，又吾兄所目擊也。僕自今年來，食飲益衰，塞外早寒，得上氣疾，幾死者再焉。恐一旦委溝壑，則終無以此聞於左右者。是僕負吾兄夙昔相愛重之誼而死，有餘責也。昔泰伯無子，伯魚早喪，况吾兄子姓甚殷，固知所陳理弱情鄙，不足移有道者之慮。然君子省身不厭其詳，論古不嫌其恕。倘

皇漢集 十
鑒愚誠取平生所述訾警朱子之語一切薙芟而
直抒已見以共明孔子之道則僕之言雖不當而
在吾兄爲德盛而禮恭所補豈淺小哉聞太夫人
旣耐葬僕身拘綴兒章疹後不可以風將使獻歲
赴弔先此代唁并呈長人哀辭其遺腹若天幸男
也則速以報我臨簡哽咽不盡欲言

與安徽李方伯

得來教忻悚合并執事服官有年聲績顯布中外
尚恐民治有缺越二千里而詢於愚儒今而知所
至稱賢不苟然也安徽諸郡吏民所公患莫若採
鐵初額僅七萬觔有奇大府上言宜撥移產鐵之
地部議駁責轉加三倍自是無敢及此者倘能與
有司詳議白大府密劄奏聞而陰有以慰戶部及
內府諸郎吏之心然後露章以請則無曩者壅遏
之患矣又凡害之已見者人知憂之而伏積於無

形者則昧焉。往者遂寧張公子爲懷寧縣令。謂周官荒政。弛山澤之禁。令民得縱漁樵。自是以後。歲小祲。衰惡民千百爲羣。決隄防。毀墳墓。禁莫可禦止。古者山澤隸於官。故弛其禁以利民。今則民力所自營。而租賦之所從出也。可任其相劫奪乎。用此二十年中。臯陸陂池少遠於宅舍者。民皆棄置而不務。孳息薪材。魚鼈價踴三倍。使常利坐失於伏闇之中。而亂心生於理平之日。非早遏其流。異日必爲亂本。昔宓子治單父。齊師將至。父老請曰。麥

已熟矣。請使邑人出自刈。傅郭者三請。宓子不許。曰。寧使齊人刈之。令吾民有自取之心。其創必數年不息。此仲尼之徒深明於先王以道立民之意也。其他法久弊生。而宜革者如鋪設總甲以稽竊賊。而爲賊謀。主江置汎地以防大盜。而爲盜窟。宅里立鄉約。保正以息爭。察訟而鬪。辨繁壅蔽。生執事久官南中。聞此必熟矣。若能與所司詳議而改紀之。俾良有司奉行有成效。則下其法於諸郡。非一時之利也。凡茲所陳。或關於大府。或責之有司。

或議於同官執事皆可爲之樞紐若官中之事以
執事之仁明必曲得其次序久矣無待於某之瀆
告也

與安溪李相國

老母數日痰氣襲逆倍甚於前晝夜無寧晷某於
此時尚何心及外事而有不得不爲閣下言者昨
聞某官虧空一疏遠近爭駭果用其議則旬月中
故吏誅戮者數千人械繫而流者數千家期年之
內天下郡縣承追之吏奪官者十八九凡今之吏
孰是畏名義而輕去其官者。擦之太蹙。必巧法別
取以求自脫。恐繼自今。愚民得安其生者鮮矣。聞
大司寇韓城張公止其議。至再三。彼於同官尚不

忍其動於惡。况閣下日與

天子議政於廟堂。而可使國立謗政。民滋其毒哉。又聞在事者多云。

天子不嗜殺人。將從末減放流而止耳。嗚呼刑罰之施。惟其當否耳。使所虧庫金果羣吏侵欺。以便其身家。雖誅戮之不爲厲。而陷此者多。困於公事。採辦與大吏之誅求。其坐驕奢不節者。十無一二焉。故數十年來。執法者明知其弊。而姑寬假之。若以放流爲輕罰。而可亟施。則未知其去死刑一間。

耳。卽以某身言之。

聖上赦其死罪。又免放流。而老母之北行也。家人以赴任爲言。舟車之適與無罪者等。徒以異水土。思鄉井而邁。此篤疾。今諸公不昌言某議之非。而徒恃。

天子之寬仁。萬一果如所料。用其議而從末減。則此數千家老弱。無罪而死者。不知其幾矣。閣下嘗語余曰。聖人之心。卽吾人之心也。今使吾人殺一無罪而得爲王侯。必不爲也。則聖人之不以天下。

易此無疑也。某嘗誦之以爲明道之言。然則閤下宜用此言於今日矣。以去就爭之可也。荀子曰。馬駭輿則君子不安。輿庶人駭政則君子不安。位體國之義當重以爲憂。非徒望閤下爲盛德事。伏惟鑒察不宣。

與徐司空蝶園

河北諸路旱荒

聖主減膳弛縣詔。廷臣言事而羣公未聞進嘉謨。以佐百姓之急者。夫備災宜預。非倉卒所能舉。今野荒民散而新穀不生。所可爲者。惟無使舊穀妄耗耳。古之治天下。至纖至悉也。故蓄積足恃。周官凡酒皆公造。民得飲酒。獨黨正族師歲時蜡。酺耳。漢制三人無故共飲。罰金一鍰。三國時家有酒具。行罪不宥。誠知耗嘉穀於無形。而衆忽不察者。惟

酒爲甚也。今天下自通都大邑以及窮鄉小聚皆有酤者。沃饒人聚之區飲酒者常十人而五。與瘠土貧民相挾約六人而飲者居其一。中人之飲必耗二日所食之穀。若能堅明酒禁。是三年所積可通給天下一年之食也。其藏富於民與古者耕九餘三之數等。孟子曰。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豈窳言以欺世哉。凡民間用酒莫宜於祭祀婚姻。然周公制法不耕者無盛不績者不衰。祭無盛猶可。況以歲凶而去酒乎。至公家之事不過歲祭。

孔子廟及賓興鄉飲有司自可及時以釀。周官所謂事酒是也。今功令通禁燒秫爲酒而他酒及酒肆無禁。故衆視爲具文而官吏反得因緣以爲姦利。宜著令凡酒皆禁絕。令到之日有司巡視鄉城已成之酒皆輸公所俾其人自賣而官監之。盡而止。過此以往有犯禁者其店房什器官沒之。若私釀於家則紳衿褫服白衣決杖。罰用漢法。凡境內有酒肆而有司不能禁察者奪其官首舉者賞五十千。夫周公當重熙累洽年穀順成之日而使天

下。有。祭。無。盛。喪。無。衰。者。非。故。欲。拂。人。之。情。也。不。如。此。不。足。以。齊。衆。阜。財。而。使。長。得。其。樂。利。也。俟。數。年。之。後。穀。粟。陳。陳。相。因。然。後。用。漢。法。變。而。通。之。間。歲。官。賜。民。酒。戶。三。斗。俾。儲。以。共。祭。祀。婚。姻。養。老。疾。有。非。常。之。澤。然。後。賜。酺。如。此。則。政。有。常。經。且。可。以。正。民。之。禮。俗。矣。世。人。樂。因。循。偷。苟。有。述。古。事。陳。古。義。者。輒。目。爲。迂。闊。然。自。公。卿。大。夫。吏。士。務。適。時。宜。而。羞。爲。迂。闊。者。蓋。數。十。年。於。茲。矣。則。其。效。可。睹。矣。太。夫。人。春。秋。高。不。敢。告。公。以。難。行。事。如。此。類。言。之。者。

無過而實良圖望宿留瞽言

與徐司空蝶園

公體中尚未霍然不宜以外事相撓而有不敢緩告者近聞漕船膠凍濟寧以北者七千七百有奇沿途剽劫百十爲羣計每船篙工不下十數人皆奇民無家獷悍酗博平時回空官督晝夜兼行暫時停泊附近村落客船必遭竊攘况聚十餘萬饑寒之人連屯數百里內又承東土凶饑盜賊之後設有猾桀者乘此瑕釁恐不獨沿途居民之害也公宜密劄奏聞乞

上察訪早爲區畫又聞湖撫以兌漕期悞請改雇民船議下九卿各省將用爲式夫漕船官具衛丁本有秩廩故量給資糧以募篙工然猶私載民貨多方補苴始能訾給若雇民船其費數倍官不能具必抑派里民則賦法不可問矣七月間楊君千木自河上以書來言聞通倉陳米充溢宜停運一年歲稔之地其糧聽有司出糶俟秋成仍糶滿原額分兩年帶運如此則民食可充漕船可修河道可治此利之顯見者尚未知中有伏害否幸與練

事者詳議之又自今年來各省報荒不約而同辭不請賑不請蠲但乞減價糶常平倉粟事後仍率屬蠲補夫常平倉粟之空十餘年矣此天下所明見也此議行則糶粟之價補倉之粟必有所出不識有司皆自其家篋金輦粟而至乎抑粟與金天降而地出乎是被災之地轉應苛斂庫金數十萬秋成之後加徵倉粟數十萬繼自今災民惟恐有司之報荒而主計者且利荒報之踵至矣公位正卿年七十宜日夜求民之疾詢國之疵而上言之

上方鄉公又閔公衰疾僕任其無大咎若因此失官則亦可以暴平生之志謝衆口之責矣惟公熟計而審處之

與常熟蔣相國論征澤望事宜書
僕聞古之制戎狄者欲大創之則必堅壁以示之弱蹙縮佯敗以驕之委之畜產財物車甲以中之使狃於屢勝深入逐利然後設伏要擊一舉而撲滅之李牧之守趙邊是也漢武設謀馬邑蓋用牧之遺教不幸爲單于所覺故不得已而與之毒逐於沙場然其行師近者不過數百里遠者千里惟絕幕之師衛霍並出窮戰比勝爲千古所震耀然師之所極不過二千里臨翰海而止耳自是匈奴

遠遁幕南無王庭則漢亦不復追躡矣蓋道里可計日月有期饋餉相踵芻牧以時吾之士氣未衰而馬力未竭也然後長技可用而敵不能支其成功於絕域惟貳師之服大宛陳湯之滅郅支常惠之折龜茲而是三者皆非行國也其城郭邑聚人民產業不可移徙則其心有所繫力有所極而吾之計謀有所施是皆循數推理而知其必然非幸勝也蓋郅支畏漢遠徙依康居以國而不禮其君殺其女徧虐其國人則先自敗而瑕釁可乘矣漢

自武昭立都護治烏壘據西域之中屯田積粟厲兵撫衆者四世則地利得形勢強道路悉矣烏孫諸國皆承漢節同時而發其兵者十五王則郅支之羽翼盡矣入其境呼康居貴人與定謀傳其城康居以萬騎環城而備其逸

郅支單于聞漢兵至欲去疑康居怨已爲

漢內應又聞烏孫諸國兵皆發自以無所之已出復還

則計慮周矣郅支旣

滅計其戰死生虜及降者不過三千人而漢以十五倍之衆壓之是謂步師衽席之上取敵囊檻之中必克而無疑者也至於龜茲則國尤小道尤近

故不戰而自屈惟大宛之師鑿空創始用力甚艱然自衛霍屢出斬馘動數萬單于懾伏威震百蠻而甲卒之屯酒泉以北者十八萬故貳師再行當道小國莫不迎軍給食遂屠侖頭平行至宛則所憑之勢厚矣然天下騷動傳相奉伐宛漢兵之出燉煌者六萬負載私從者不與焉而終不能入其中城軍入玉門者萬餘人故自前世皆以爲得不償失也然前世之藩籬在邊塞而我朝之藩籬在四十八家故謂澤望跳梁可置而不

問皆未知

聖祖皇帝之廟謨與我

皇上之遠慮者也但其地絕遠非旬月可到又逐水草移徙無城郭可指其鄰近之國雖仰我威德至於臨敵決機恐未能實心効命萬一我師旣至而彼復遷徙鳥舉則前勞盡棄後策益艱專制閩外者非不知此也徒以造謀未審暴師踰年勞費已深而無尺寸之效恐聖主責言無辭以對故堅持前畫謂賊有可平之

道遷延歲月以緩譴訶而不暇爲國長計耳以今之勢莫若先爲不可犯以待賊之瑕釁相度山川面勢道里走集擇可耕可牧之地宿兵屯田召募邊民習苦耐寒者塹壕築壘據其中央臨制四旁俾近西內屬諸部有恃以無恐賊至則併心一力彼此相援乘機阻隘必使大創賊不至則深耕廣蓄牧馬練士以揚軍聲然後以

本朝威信漸披其與國嚴邊市之禁使王侯貴人非邀恩賜予無由得錦繡采繒部人非通邊市無

由得茶布絮葉養生送死之具使其鄰近部落一如漢時西域諸國兵可發君長可呼然後明暴孽賊之罪布告諸部有與交通者永絕互市有能破其軍擒其將者以功小大厚立賞格使上下欣羨有能連兵合謀執其君以獻者卽分其土地人民以予之賜金百萬他物稱焉使孽賊孤立恫疑而與四鄰相猜然後可俟其瑕釁一舉而撲滅之也。僕荷

兩朝聖主如天之仁斷脰剗心不足爲報而辱公

望溪集 二十三
以古義相取幾三十年願俟獨對之頃愷切直陳
雖不能遽奪衆議而

聖明天縱一二載後必重思公言而審定國家之
本計矣望母以爲老儒之常談而忽之

與顧用方論治渾河事宜

康熙三十七年直隸巡撫于成龍以渾河衝半壁
店近其祖墓奏改河道迤東入淀安溪李相國繼
撫直隸時僕屢爲切言奏復故道當如救焚拯溺
少遼緩之卽不可爲謀後三十年近畿之地無罪
而死者不可數計矣今不幸而所言已驗昨見吾
友與直督李合奏河道事宜源流利病鑿鑿有據
且欲爲永久計具見賢者忠實惻怛之心但不識
更改河身廣拓遙隄之後渾流遂不入於淀耶若

聖溪集
仍入淀則可免。淀外之衝決奔騰而終不能免。淀中之淤塞其患正方興而未艾也。蓋直隸之有二淀二泊乃天心仁愛斯民於大地凝結時設此大壑以受塞北畿南之衆流以免多方之昏墊而于成龍乃以私心一舉而敗之。至今已成錮疾若更不能原始要終定其規模而底績焉。則終潰敗而不可收拾矣。竊思所奏謂故道已爲旗民田廬所占復之甚難是也。而僕之愚心則謂復於安溪作撫時則有利而無害。至於今雖不畏難不惜費以

復之止可少獲數年之安而終無救於十數年以後之大患。審形察勢決然無疑。吾友試思自改故道未四十年而二淀已填淤過半而自前明以至康熙三十七年渾河之水未嘗不由淀以達運河而絕無填淤其故果安在哉。議者謂故道南入會通河流清而甚駛故無停淤此得其一而未知其二也。河流雖駛能盪刷泥沙使不停耳。能使泥沙別出於兩淀之外哉。蓋緣夏水未起之前秋汛既落之後渾河經流本不甚大其挾衆壑之泥沙而

沛然莫禦者惟伏秋之漲爲然而河行固安霸州
時其故道本無隄岸故散漫於二邑一二百里之
間旬日水退而土人謂之鋪金地者皆泥沙之所
停也停於二邑之平地者多則會於清河而入淀
者少而又以數百里之深淀容之故三百餘年雖
少淤淀底而不見其形自故道旣改則渾河之泥
沙無纖微不入于淀故三十餘年而填淤過半淀
旣半淤則故道雖復而由會通河入淀之道及西
淀之中必所在淤塞矣雖歲加挑濬人力有限十

年之後終不能免全淀之盡淤旣盡淤則子牙
河挾畿南諸水以入淀者勢無所容必橫穿南運
河渾河挾塞門諸水以入淀者勢無所容必橫穿
北運河更遇伏秋異漲則近河之地城郭人民皆
一朝而化爲巨浸矣尚忍言哉今欲爲河道民生
永久之計必別開河道俾濁流不入淀池直達於
淀河下流之丁字沽而留東西二淀未盡填淤者
以受會通清河及子牙河伏秋之漲然後可得數
十年之安苟得數十年之安而時時修築挑濬不

失其宜則亦可永久而無患矣。僕之愚心欲循三角淀之外，迤邐而南，別開一河，廣三十丈，深五六丈。河成乃於春水未起，秋汛既過之後，引注濁流於其中，而閉其入淀之道。河形磬折而斜入於丁字沽去三岔口，海河不過十餘里，但於十餘里間，開拓運河西岸之隄，使河身寬闊，足以容納衆流，而增培運河東岸之隄，廣厚一倍，以防其震撼，則可保無虞矣。且於新開渾河二十里之外，順河身延築遙隄，使伏秋汛漲有所遊盪，則不致更有衝

決矣。僕未嘗身經其地，惟按圖籍，循數推理而建此議，不若吾友躬臨目見，昭晰無疑。望審其形勢，揭其情狀，以開愚蒙。如或可行，卽改前議，而懇陳之。古之君子，功不必自己，成謀不必自己，出惟期分國之憂，除民之患耳。况茲事體大實，億萬人生死所關，而非一世之利害哉。昔

世宗皇帝命怡賢親王總理河道，營田首命別求一道，俾渾河直達海口，而不入淀。聖謨洋洋，一言而盡京畿之地勢，究河道之源流。

矣若能奉

先帝之遺意除蒸民之劇憂定此遠謨萬世永賴
在

皇上則爲輔相天地之實事。在吾友則爲保障億
兆之奇功。而僕四十年胸中之痞塊。一旦消釋。亦
可以死不恨矣。若大綱既定其餘節目當續布之

與鄂少保論修三禮

三禮自注疏而外羣儒解說無多所難者辨注之
誤芟疏之繁挾經記所以云之意以發前儒未發
之覆耳故僕始議人刪三經注疏各一篇擇其用
功深者各一人主刪一經注疏一人佐之餘人分
採各家之說交錯以徧然後衆說無匿美而去取
詳略可通貫於全經爾時公卽手書以示諸君子
而應者甚稀其後王學士分主儀禮甘司馬主戴
記更立條例計人數俾各纂數篇僕爲言人之意

見各殊所學淺深亦異分操割裂則一經中脈絡
且不能流通而况三經之參互相抵者乎去取詳
略之大凡且不能畫一而况別擇之精粗刪剟之
當否乎衆皆默然僕曾以告公未見宣布退而思
曰豈謂吾不宜越畔而耘哉用是不敢固爭今更
以儀禮相屬雖已成之例難以改更而後此規模
豈可更不早定夫周官注疏及訂義刪翼諸本皆
僕所點定也其未定者獨永樂大典中所錄取耳
分纂二三君子皆用功多年私心竊謂庶幾乎可

畫一矣及各成數冊比類而參校之雖大體不失
而去取詳略意見多殊分別屬聯措注亦異僕與
鍾君晄反覆討論以求其貫通所費日力幾與特
著一書等觀此則儀禮戴記注疏及各家之說樊
然殺亂而宿無定本者其端緒之難理殆有甚於
斯矣李侍講南還旣以潘進士嗣事則未竟之書
宜以相付但僕見士友間留心於是經者甚少望
公面詢潘君暨姚徵士擇定一人俾速就功役俟
稿本旣就僕當手訂一篇並作按語就中擇能者

一二人依式討論俾彼此不相抵若周官卒業衰病之身尚留人世自當與諸君子早夜孜孜不敢畏難而志怠也

與鄂少保論喪服注疏之誤

河間獻王所得邦國禮自漢不能用至唐而亡孔賈作疏惟宗鄭注後儒遵守於喪禮之大經承誤而不知其非者約有數端猶幸其綱領尚存於春官司服而散見諸官者一一可徵參以儀禮戴記其謬悠可得而正也一則以儀禮喪服齊衰三月章曰庶人爲國君遂謂圻外之民爲天子無服不知曰國君者以明大夫君則其臣有服而民無服耳溥天之下皆天子之民也諸侯爲天子牧民則

民爲之服而况天子乎康成旣誤謂無服故注檀弓篇遂云三月天下服專指侯國大夫服總衰而言獨不思文承國中男女服之後則謂天下之民明矣使服者惟侯國之大夫則宜特文以見之而漫曰天下服使習其讀者第知天下之民皆服而不知服者惟侯國之大夫記禮者不宜若是之愞愞也喪期之變自漢文帝始詔曰令到出臨三日皆釋服母禁娶婦嫁女祠祀飲酒食肉則漢文帝以前天下之民皆齊衰三月不得嫁娶祠祀飲酒

食肉無疑矣一則謂公卿大夫士之妻爲王齊衰期於后無服侯國之命婦於夫人亦然蓋因喪服無明文黃氏榦臣爲君服圖亦未敘列耳然司服職曰爲天王斬衰爲后齊衰而昏義申之曰服父之義也服母之義也公卿大夫士視后猶母爲后服母之服而其妻則無服可乎古者嫂叔無服而於娣姒則以同室而生小功之親外命婦爲王服而於后轉無服可乎周官凡稱大喪皆謂王后也內宰凡喪事佐后治外內命婦正其服位肆師大

喪令外內命婦序哭。春官世婦大喪比外內命婦之朝暮哭者。內司服於九嬪。世婦外別共。凡命婦之喪衰。正謂公卿大夫之妻耳。可以後儒無稽之言而廢周公之典法哉。儀禮不杖期章曰爲夫之君。蓋以婦人爲君。且有服。則后夫人不待言耳。禮經中文略而義該者如此類甚多。則外命婦於后夫人並不杖期無疑也。一則據儀禮總衰七月。謂諸侯之大夫以時接見於天子。故有服而士無服。不知總衰在大功之下。小功之上。大夫服此則士

正服小功無疑矣。卽如此職於大夫曰其喪服加。以大功小功於士曰亦如之。遂據此謂士無總服可乎。若以接見天子爲義。則諸侯之大夫固有未達於王朝者。有雖聘頰而不得接見天子者。小行人職大客則僮。小客則受其幣而聽其辭。是也。諸侯之士有從君而達於王朝且任之以事者。掌客職凡介行人宰史皆有牢象胥職王之大事。諸侯次事卿。次事大夫。次事上士。下事庶子。是也。且使從君朝覲適遭大喪。卿大夫皆總衰。庶人縞素而

士獨服吉。可乎。程朱治經多盡屏漢儒之說者。以折衷義理而決不可通故也。羣儒曲護舊說亦約有數端。一則謂庶人爲國君齊衰。又爲天子齊衰。則爲二統。而例以爲人後者爲其本生父母。不知爲人後者服雖有降而無絕也。若圻外之民無服。則竟絕之於天子矣。况民爲國君非爲人後之比。太宰職以九兩繫邦國之民。一曰牧。以地得民。則雖諸侯不過爲天子繫屬。此民與師長主友之屬等耳。故侯國有災移民通財。舍禁弛力。薄征緩刑。

必待大司徒之令。大宗伯以荒禮哀。凶札以弔禮哀。禍哉。以禴禮哀。圍敗以恤禮哀。寇亂小行人所至之國。札喪則令賻補凶。荒則令賙委師役。則令禴禴皆所以救民之死病也。天子保民如子。而民戴之如父母。一旦天崩地坼。而不爲數月之服。不惟義不可以苟止。而情亦不能苟安。如以二統爲嫌。則男子爲父斬衰。又爲君斬衰。婦人爲夫三年。而夫在又爲長子三年。亦爲二統矣。母乃害義傷教。而不卽於人心乎。一則謂婦人之從服。必降於

夫夫爲后齊衰期。妻不宜同。獨不思父在爲母期。而婦爲姑亦期。婦爲舅姑同服期。而不問子之斬與齊。則外命婦爲王后君夫人同服期。而不問夫之斬與齊。王后之喪。外命婦之喪。衰哭位。備見於諸官。而可以臆說亂之乎。一則謂諸侯之大夫。旣降爲總衰。不宜庶人轉承以齊衰。不知服之輕重。義各有當。大夫之降爲總衰。以不得上比於王臣耳。若民則天子之民。義無所嫌。故期以三月。而齊衰不降。猶旁服有大功小功。而世適之於高曾。並

齊衰三月也。禮以義起。而緣人情。學者反求其本。則於一曲之說。昭然若發矇矣。

凡作事一節簡錯。象胥職宜爲小行人。職文自

記

與呂宗華

仲春使歸一札想已徹僕曩者妄刪崑山徐氏所刻宋元經解嘗爲吾兄畧言之而未悉也是書卷帙旣多非數十金不可購遠方寒士有終其身不得一寓目者矣有或致之觀之不能徧也有或徧之茫洋而未知所擇也僕幸童稚時先君子口授經文少長先兄爲講注疏大全擇其是而辨其疑凡易之體象春秋之義例詩之諷喻尙書周官禮記之訓詁先儒所已云者皆粗能記憶藉是爲基

望溪集 三五
故是編之刪雖不敢確然自信然大醇而不收甚
駁而妄取者則鮮矣。僕始從事於斯以爲一家之
說未徧則理或有遺而心弗能饜也。雖至庸庸甚
者支離謬悠而一語未詳終不敢決棄焉。及徧一
經然後知三數大儒而外學有條理者不過數家
而就此數家之中實能脫去舊說而與聖人之心
相接者蓋亦無幾。因復自惜。假而用此日力以玩
索經之本文。其所得必有過此者。然積疑之義未
安之詰發書終卷必一二得焉。則又治經者所不

可廢也。自惟取道之艱。思竭不肖之心力。以爲後
學資藉。俾得參伍衆說。而深探其本源。遂過不自
量而妄刪焉。矻矻於車船奔迫人事叢雜中。蓋二
十餘年而後。諸經之說粗畢。惜方刪取時。計此生
不能更周覽。凡可有可無之說。多過而存之。又宋
元諸儒文字繁委。頗有數語可盡而散漫至千百
言者。皆未暇治汰。兩年以來。衰病日深。大懼此業
不卒。將抱終古之恨。欲於南中招學子數人。編而
錄之。次第郵致。更加討論。排纂成書。而量其程期

役必浹歲計所訾給歲必百金朋游間近有一二人爲倡而苦無繼之者是書之成豈惟蒙者二十餘年日力所耗竭哉實數百年儒先精神所併注也果能卒業異日遇有力者傳而布之俾承學之士苦於崑山原刻之難致與觀之而難徧者一旦饜足其心而省其功力之十八其爲踴躍當何如又况支離謬悠之說始學無主多見謂新奇或棄周行趨邪徑以自投於荆棘賊經侮聖日蔓以延廓而清之以爲斯道之閑所關豈淺小哉此僕區區所以重惜其無傳也然是書不難於異日之傳布而難於目前之編錄衰疾之身懼且不能待矣吾兄家故貧洗手奉職自無力以及此然此宇宙間一公事也凡辨書名有心有目者皆與有責焉惟宿留斯言苟遇其人則誠告之或有自遠而相應者與僕與吾兄非世俗之好也餘生之事惟茲爲急是以敢切布之

答楊星亭

雜記父爲長子杖則其子不以杖卽位小記父不
主庶子之喪則孫以杖卽位可也庶子有對適以
爲義者冢子未食而見適子庶子已食而見是也
若爲喪主及主子之喪則衆適皆稱庶子小記庶
子不繼祖禰庶子不爲長子三年是也父宗子也
而主長子之喪則義起於祖若父之正體者也父
衆子也而主長子之喪則義起於子與孫之傳重
者也若以衆子之貴而主焉則輕正體傳重之義

而傷衆子。未貴者之恩。或以奔喪記所云而謂衆子之喪皆父主之。則未知所云乃衆子之成人而未室受室而無子者。禮以窮而變耳。記曰凡喪父沒兄弟同居各主其喪親同長者主之不同親者主之衆子無子而尊行異爵之弔賓至非父主之而誰主耶。父沒矣無子者之喪非兄弟主之而誰主耶。其特制同居爲主之禮者蓋慮兄弟衆多或徙家於異國或同國而異居或遠出而不返必待異居之長適來主其喪則事有不舉而時不可待故以權制俾同居者主之

所以便人情而達禮事耳。如鄭氏所詁鄭注各爲喪爲則曰父沒各主其私喪可矣兄弟同居之文不亦贅乎各主其喪之文不亦曖昧而不可別白矣乎孔氏不知以有子無子爲別而以同宮異宮爲斷益誤矣衆子而有子雖父在固其子主之矣又何親同長者主之不同親者主之之云耶如無子也雖異宮非父爲之主而誰屬耶幼季衆子也而有子父不宜主其喪望以此正告之訃辭與式則詢諸其鄉之長老君子行禮不求變俗大體既

正則細者姑從其國故可也

答禮館諸君子

殷同饗燕之說二三君子重以爲疑旁引互證懼
來者之瑕疵誠意感人而終有未帖於愚心者蓋
辨其所從生而推之以至於所終極則前儒所云
胥無當於事理之實也夫殷同所施者何政哉卽
巡守殷國削黜流討加地進律之政耳

六典旣施
每歲正月

又和而布之於邦國舍巡
守別無特施於天下之政唐虞五載一巡守至周

而易以十有二年六服再朝更不親巡以考其所
述之職則時過人亡有無所施其黜陟誅賞而遺

憾於民心者矣。先王卜征五年而歲習其祥，祥習則行不習則增修德而改卜，是雖以十有二年為期，而是年不行，次年可更卜也。

謂六服殷同，可又遲十有二年而後巡守，則更無是理。其或王既篤老若嗣

王冲幼，又或大親衰疾不可久離，必酌徵州伯卒正連帥之忠誠，可倚威德，夙彰者州各數人以諮謀而發命焉。如舜攝位而咨十有二牧，武王克商徵九牧之君，登幽阜以望商邑，其事蓋曠世一見而禮必絕，殊若一歲而徧徵六服之諸侯，一時而

盡空一方之君長，則決知其無是也。由是言之，殷

同於方嶽而施其政，乃巡守之常經，其間舉於王

都則循用祀方，明將幣禮賓發命於壇宮之禮節

耳。若饗必於廟，燕必於寢，則朝覲宗遇之禮宜然

而於會同勢不能行。姑就時會言之，方各數州州

分五等所徵各四三人，而廟堂已不能容矣。又况

殷同徧徵九州之侯伯乎？且饗於廟中，獻酬各有

數，以次相及，日不過四三人，蓋兼旬而莫之能徧

焉。凡禮賓客在野，在外則殺禮司儀之職為壇三

成公於上等侯伯於中等子男於下等其將幣亦如之其禮亦如之則所謂禮者裸酢饗燕無不該

也昭昭然矣。大行人職上公將幣王禮再裸而酢饗禮九獻食禮九舉出入五積三問

三勞則王禮備包衆禮明矣注於此經禮亦如之獨舉裸酢不知何據後儒疑將幣裸酢在壇饗燕

仍反國中而於廟於裸可壇則饗亦可壇裸各於

寢其蔽實由於此其等可同時而卒事則饗各於其等亦可終日而

卒事野外殺禮茲其尤著者也饗則各於其壇之

等燕則并升於壇之堂胡為其不可與二三君子

堅持舊說不過謂饗燕乃宮室中事不宜行於野

外耳夫裸酢之禮重於饗燕而或可或不可不識

其所以異者何也抑謂饗燕則有牲俎而異於裸

酢乎然牲俎可於壇薦方明而獨不可以獻賓客

又不識其所以異者何也况掌舍之職專主會同

其設壇壝之等以待將幣裸酢則設帷宮以待饗

燕明矣幕人之共帷幕掌次之張大次小次皆曰

會同又其明徵也。帷四周以為宮幕其上以為蔽張大次使羣聚以待事張小次

使各就以暫休將幣見於春秋傳者襄王饗晉侯及裸酢時無所用之於衡雍猶可云既作王宮宋公享晉侯於楚邱晉

侯。宴。魯。侯。於。河。上。鄭。伯。享。趙。孟。于。垂。隴。不。於。壇。壝。
帷。宮。安。所。得。廟。寢。哉。至。於。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
合。則。有。爲。而。云。然。也。周。公。舊。典。本。無。諸。侯。私。爲。會。
盟。而。饗。燕。於。國。外。之。禮。故。假。是。以。沮。齊。侯。耳。天。子。
巡。守。殷。國。首。舉。柴。望。征。伐。所。至。則。有。類。造。上。帝。封。
於。大。神。祭。兵。於。山。川。之。禮。禮。樂。之。器。或。具。於。方。嶽。
之。明。堂。或。載。於。主。車。之。前。後。必。然。而。無。疑。者。也。淮。
水。之。詩。鼓。鐘。瑟。琴。笙。磬。俱。備。宋。公。道。享。晉。侯。而。舞。
桑。林。况。天。子。之。巡。守。軍。旅。會。同。乎。蒙。者。所。見。如。此。

而。未。敢。備。載。於。承。修。之。書。以。二。三。君。子。尚。不。能。無。
疑。安。望。衆。人。之。咸。喻。哉。禮。經。殘。缺。久。矣。申。之。會。子。
產。向。戍。獻。合。諸。侯。之。禮。六。而。楚。人。無。一。見。焉。則。會。
同。之。禮。與。朝。覲。絕。殊。者。多。矣。河。間。獻。王。所。得。邦。國。
禮。五。十。六。篇。盡。亡。而。諸。君。子。專。據。侯。國。僅。存。之。聘。
燕。漢。儒。臆。決。之。說。傳。記。雜。出。之。言。而。曰。若。者。必。禮。
之。所。無。壇。宮。不。可。饗。燕。禮。器。不。出。門。野。外。不。合。樂。之。類。是。也。若。者。必。禮。之。所。
有。十。有。二。年。王。不。巡。守。則。徧。召。六。服。之。諸。侯。受。幣。裸。酢。於。郊。壇。仍。反。國。中。而。饗。於。廟。燕。於。寢。是。也。
不。亦。汰。乎。願。諸。君。子。一。以。事。理。之。實。求。之。而。毋。枉。

於舊說也

答禮館纂修

禮文殘缺國喪尤甚宜僕之有言而不信也然先王緣人情而制禮心所不安不可以前儒既有是說而溺於所聞也不可以經傳本無是文而遂謂古無是禮也前辨已詳今更以人情驗之放勳殂落三年四海遏密八音文王之化始行江漢而南國之詩曰父母孔邇猶曰聖人之感人心神化而不可測也周室衰微王澤旣竭而衛風曰伯也執殳爲王前驅秦風曰王于興師與子同仇宋仁宗

之崩史稱深山窮谷莫不悲號而况周室盛時以四海爲一家中國爲一人政教流行烝民樂利有終身之戴而無一日之喪民之心忍乎本國之君臣亦聽其民之晏然無變尚何以作其親上死長之誠而敵王所愾乎至婦人爲夫之君喪服有明文外命婦爲王后哭位喪衰周官可考某所推衍不過諸侯之士宜從大夫之總衰而期以五月耳外命婦之爲王后爲君夫人服極於齊衰期而不論其夫之斬與齊以婦爲舅姑準之而知其不可以無差也

以有異也。侯國大夫士之妻之於王后服與喪期並同其夫以庶人男女齊衰三月準之而知其不可以無差也。

與一統志館諸翰林

苞頓首白僕未受事時舊志勿論既立條例後新纂一郡稿成隨命學子校勘次山再之僕三之始發謄錄及觀清本而罅漏又自見矣班覆之而更寫焉自視若無遺憾及各府州志畢萃而义牙相抵者且百出矣諸公勿謂此文事之淺者心與目畢至焉而後知其曲艱也明統志爲世所詬病久矣然視其書尚似一人所條次譬爲巨室千門萬戶各執斧斤任其目巧而無規矩繩墨以一之可

乎是書所難莫若建置沿革山川古蹟振奇矜能者大率博引以爲富又不能辨其出入離合而有所折衷是以重複訛舛牴牾之病紛然而難理不知辭尚體要地志非類書之比也所尚者簡明而雜冗則愈晦然簡明非可強而能必識之明心之專徧於奧蹟之中曲得其次序而後辭可約焉其博引而無所折衷乃無識而畏難苟且以自便之術耳故體例不一猶農之無畔也博引以爲富而無所折衷猶耕而弗耨也且或博焉或約焉卽各聽乎

致其美而於體例已不一矣望諸公以公心酌人言以實心集公事而毋師其成心僕敢不虛已以聽乎

與程若韓

來示欲於誌有所增此未達於文之義法也昔王介甫誌錢思公母以思公登甲科爲不足道况瑣瑣者乎此文乃用歐公法若叅以退之介甫法尚可損三之一假而周秦人爲之則存者十二三耳此中出入離合足下當能辨之足下喜誦歐公文試思所熟者王恭武杜祁公諸誌乎抑黃夢升張子野諸誌乎然則在文言文雖功德之崇不若情辭之動人心目也而况職事族姻之纖悉乎夫文

未有繁而能工者。如煎金錫、麤礦去、然後黑濁之氣竭而光潤生。史記漢書長篇乃事之體本大，非按節而分寸之不遺也。前文曾更削減，所謂參用介甫法者，以通體近北宋人，不能更進於古今，并附覽幸以解其蔽，必欲增之，則置此而別求能者，可也。

己亥四月示道希兄弟

禮有百世不遷之宗，以收族也。有五世則遷之宗，親者屬也。遭家震愆，今在金陵者，獨先君逸巢公後耳。詩人之述古公者，曰綿綿瓜瓞，民之初生，言將絕而復屬也。故繼逸巢公者，於桐爲小宗，而在金陵則世爲大宗。宗子非有大過不廢，廢則以子承無子，支子以序承，雖有貴者，別爲小宗，不得主祭。自逸巢公以上，祖之宜世祀者，五始遷於桐者，曰德益、公建、文朝、死節、配享正學先生祠者，曰斷

事公德重於鄉者曰東谷公。起家爲大夫者曰太僕公。始遷金陵者曰副使公。餘親盡則祧。

古者大功同財異宮，不異宮不能各致養於其親。不同財則戚屬而飢寒之不恤矣。桐俗子壯則出分先君始命，余兄弟循禮經，憶亡妻與嫂有違言。先兄命之曰：汝輩日十反脣披髮搏膺，無害。但欲吾兄弟分居異財，終不可得耳。兄子道希幼羸，每疾亡弟椒塗中夜抱持，圈豚行。弟早夭，兄常曰：吾更生子，當以道希嗣，是弟所嘗抱持也。今道希爲

宗子，以其弟道永嗣。余兄弟三人，兄子二人，一嗣椒塗，余一子道章，亦相與爲三人。道章之生也，後先兄之卒，凡五月，先兄猶及知其孕也。每日異日，汝子與吾子相視如同生。道章生年十一，以余罪繫旗籍，與道希、道永不能生，相養其服之相爲宜。從期退之，不云乎？受命於元兄，此可以義起也。大功以上同財同居，則共祀祖禰，異居皆祭於繼祖。適子之家，適子雖貧，宅左右必別爲三室，中室爲龕，四級奠高曾祖禰木主。歲二禘，卽從俗用清。

明孟秋之望先期散齋二日致齋一日主祭者齋於西翼室兄弟子姓各齋於外寢生辰忌日奉主特祀於東翼室考妣之忌齋期如二祫生辰散齋致齋各一日祖考妣之忌如之生辰齋一日高曾祖妣伯叔兄弟之忌如之妻兄弟子婦各祭於其寢妻長子忌日齋冬至祭於宗室上及不祧之祖宗子散齋三日致齋二日羣子姓如二祫共大宗者歲一合食共高祖者再共曾祖者三凡合食必於宗祠副使公始至金陵居由正街後遷土街

舊宅轉六姓逾五十年康熙乙酉余始復先人居而治其西偏舊圃爲將園先君時燕息焉辛卯邁難宅仍他屬園亦出質道希兄弟異日必復之爲宗祠今於土街宅後暫治三室如前法

小功異財勢不能同也家之乖恆起於婦人米鹽凌雜子女僕婢往來讒訴易至勃谿雖期之兄弟不可保况小功以下乎聖人制法以民非賢者所宜自處也往時清澗白玫玉過余其兄子仲傑侍近五十成進士矣斂約如成童叩之高曾以下同

居者五世子婦無異衣食雖蓄私財無所用之玫
玉之兄吾邑宰也而治家司財幣者則玫玉之妻
其妾與子婦弗之詫也蓋禮教之能移人若此此
非並世之人乎小子識之

古之祭者前期必齋喪必異居食祭不齋無以交
於神明喪不異居食則衰麻哭泣皆作僞於其親
先王制喪食於老者疾者既葬而後猶有寬假焉
而復寢之期則斷不可易蓋人之情食梁肉而悽
然念所親者有之矣御內而不忘哀未之有也在

禮期終喪不御於內者祖父母之外惟妻而餘皆
止於三月非厚於妻而薄伯叔兄弟也先王立中
制節故法必計其所窮妻一而已假而本支繁衍
死喪相繼皆終期不御於內則人道爲之曠絕矣
故稍寬之使中人可守非謂寡兄弟者必不可節
欲以伸其恩也記曰齊衰期者大功布衰九月者
皆三月不御於內用此推之則正服大功以浹月
爲期小功總麻終月可也其始婚則小功以卒哭
之後爲期禮文具矣余過時不娶妻之父母趣之

時弟椒塗卒始七閱月余入室而異寢者旬餘族
姻大駭物議紛然遂廢禮而成婚至今恨之茲爲
家則食飲衰服或因事而權其宜惟御內之期自
總麻以上必以所推爲斷夫舅與甥恩之最輕者
也然女兄弟方痛不欲生苟有人心者能卽安于
燕寢乎大功以上則視骨月之衆寡而加隆焉記
曰小功皆在他邦加一等不及知父母與兄弟居
加一等此先王稱物之情而使之自厚於人道者
也。齋期已前具民無恆產財匱而事劇不能壹稟

古制也。

凡恩之賊多由婦人志不相得禮之敗多由與私
親男子時相見聞之長老桐俗淳厚時家僕終世
給事未嘗見主母近則稍有連者皆以相見爲渥
洽金陵亦然吾母疾篤

天子加恩賜醫醫者曰定法必視面按脈乃復命
余白之母曰我雖老婦人也可使醫者面乎余曰
君命也母閉目命舉帷顏變者久之旣而曰雖
聖恩高厚然繼自今勿更使吾疾

上聞矣。今與子姓約。凡來婦者。父母歿不得歸寧。非遠道。還母家。毋過信宿。其親伯叔父同父兄弟。兄弟之子至吾家。相見於堂。食飲於外。從兄弟母之兄弟。相見於外。嫂叔禮見。惟吉凶大節。同室相糾察。有失則者。男婦不得與於祭。

兄弟宗族之相疾。近起於各私其妻子。遠則貧富貴賤之相耀也。吾幼時聞之。父祖上祖有官御史者。巡按江西道。桐歸祭於宗祠。自監司以下皆來賓。主祭者侍御之從兄也。爲庶人不得服輿馬。侍

御以驂從。僕隸擇駿者乘。侍御軼而先急下。拱立道左。及祭畢。從兄西向立。命取杖。衆皆進曰。吉禮成。執事者有不共願。以異日治之。曰。過由執事者。則舍之矣。侍御遂自弛冠服。伏地受杖。杖已。曰。吾不予杖。是使汝負詬於鄉鄰也。且汝惟心懈。故至此。汝持使節。一路數千里。待命焉。而心常外馳。能無誤人身家事乎。侍御怡色受教。冠服禮賓。兄弟各盡懽。嗚呼。此吾宗所以勃興也。近世骨肉恩薄。其賢者乃以文貌相屬。而汎汎然如途人。盛衰之

本爲子孫者可以鑒矣。

楊樹灣高莊東谷公遺田太僕公所受分也五傳至余兄弟以遠家金陵艱輸運棄其十之六惟主莊尚存余丁亥歸故鄉見其基勢爽塏繞宅喬木尚七十餘株老僕曰此東谷太僕所嘗棲止也因復其半今並以爲祭田未復者當次第復之以歲入十之二供祀事餘給子孫之不能嫁娶葬埋及孤嫠老疾者其法一取之吳郡范氏不謂之義田者徒爲吾兄弟之子孫計耳非能如古人之收族

也。每見士大夫家累巨萬不聞置義田卽祭田亦僅有而少豐焉。俄而其子孫已無一壠之植矣。范文正公父子置義田三千畝以贍族人也。而子孫享其利者六七百年。以至於今。昔太僕公分田之籍。手記曰。吾增置田三百五十畝。橐中白金千有七百。此非吾官中物也。乃朋友餽遺。汝母勤儉而致之。太僕公仕宦四十年。當明神宗朝。巡按者三掌河南道。時兼攝七道御史事。所積僅如此。嗚呼。父有田宅。以遺其子。乃汲汲然自明。惟恐子之意。

望溪集 卷之五
其得於官而心鄙之也。上之教下之俗所以相摩而致此者。豈一朝一夕之故哉。茲田之在吾家亦近二百年矣。然則欲子孫長保其田宅。亦非德與禮莫能持也。

副使公葬繁昌縣西門外楓樹嶺去桐與金陵各三百里而近。余鄉欲與其地士大夫聯婚媾以便祭掃而不得也。墓旁有祭田未籍分產。四叔父楓麓收其入播遷之後。諸弟貧乏必將斥賣。道希兄弟當勉力以原價歸諸從父而勒石永爲祭田。先

君受分多取瘠產。庶祖母王孺人膳田本議身後均分。後獨以歸四叔父楓嶺。祭田不問其歲入。汝輩當體祖父之志。勿謂此公產不肖以價取而致屬他姓也。

陳莊胡莊及高淳租。每歲終通計而三分之。以其一給道章於北。非敢棄先兄之命也。分隔異地。慮子孫或有不肖而大爲之防也。昔聖人之制男女之禮也。皆以禽獸爲防。而兄弟同財。異財亦以中人爲準。蓋計其所窮。使不肖者可守耳。弟椒塗之

歿也未娶兄泣曰吾弟兄三人當共一邱不得以妻、耐、兄、疾、革、嫂、與、道、希、環、而、泣、之、兄、屢、斥、去、正、命、之、夕、惟、余、在、側、未、嘗、以、道、希、道、永、屬、吾、兄、弟、篤、愛、如、此、子、孫、其、式、之、

甲辰示道希兄弟

已亥歲議以道永嗣弟林林嗣伯父履開公先兄之爲宗子也先祖命之矣道希之爲宗子也先祖知之矣若以林嗣履開公則林及道永當相承爲宗子先祖之所未命先君之所不知非後之人所敢議也今第以道永嗣林履開公則置墓田三支子孫世祀勿替而耐食於祖

吳郡范氏義田計口授糧俾愚者怠於作業非義也五材百物民皆用之必各有職業交能易作然

後其享之也安無故而坐收其利者天所禍也且
勢不能周吾家祭田營宅兆供歲祀有餘量給不
能喪葬者有餘以振鰥寡孤獨廢疾不能自存者
有餘以助貧不能受學者有餘春糶而秋糶之累
其貲以廣祭田其怠於作業而貧窶者不得告貸
已亥四月諭以高莊爲祭田因司諭公久葬故鄉
雖以陰流入墓起攢仍當卜兆於桐耳今奉柩至
金陵則高曾祖考無一葬故鄉者矣高淳二百畝
乃我二十年傭筆墨執友張彝歎爲購置者惟用

爲祭田於義爲安一水可通子孫歲收穫可近就
繁昌展副使公墓將爲記勒石台拱岡兼注縣冊
俾世守之不得私標棄

自副使公以下道希爲宗子凡出自副使公者宜
宗之而從祖父查林府君從父楓麓府君返故鄉
吉凶赴告不得以時通今定居金陵者惟先君之
子姓耳道希之世嗣當爲百世不遷之宗雖有異
爵者祇事焉自先兄與余無私財道希道永道章
亦式焉率是道也雖五世十世可也然先兄早世

吾質行不若古人安能必子孫常守家則乎先兄
命道希道永與道章兄弟相視如同生今道希道
永有子皆早殤惟道章一子始孩異時與羣從相
視如大功之兄弟不得析居異財後此則仍禮經
聽其大功同財而以親者相屬

金陵上田十畝一夫率家衆力耕豐年穫稻不過
三十餘石主人得半乾暴減十二米之得六石餘
以給下隸之食與衣不贍也程子曰吾輩暨妻子
僮僕皆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更不治經謀道則爲

世大蠹可不畏哉計中人之家主人一身調度必
殫上農夫五家之力妻子一人所費役三家僕婢
半之吾家親屬及僕婢近四十人常役上農夫百
家終歲勤動以相奉給果何德以堪之今與汝輩
約僕婢惟老而無歸者勿遣傭者散之少壯各任
以事能則留不則縱舍俾自食其力

古無奴婢事父兄者子弟也事舅姑者子婦也事
長官者屬吏也惟盜賊之子女乃爲罪隸而役於
官九職臣妾聚斂疏財質人掌人民之質劑蓋士

大夫之家始有之如後世官賜奴婢亦以罪沒耳
戰國秦漢以後平民始得相買爲奴然寒素儒生
必父母篤老子婦多事然後傭僕賃嫗以助奉養
金陵之俗中家以上婦不主中饋事舅姑而飲食
必鑿燕遊惟便縫紵補綴皆取辦於工仍坐役僕
婦及婢女數人少者亦一二人婦安焉子順焉蓋
以母之道奉其妻而有過矣余每見農家婦耕耘
樵蘇佐男子力作時雨降脫履就功形骸若鳥獸
然遭亂離焚剽則常泰然無虞蓋其色不足貪也

家無積貨可羨也。雖盜賊奸兇不能不留農夫野
婦耕織以供戰士而劫辱繫虜斬刈無遺者則皆
通都大邑縉紳富室之子女也。人事之感召天道
之乘除蓋有確然而不可易者矣。吾家寒素敝衣
粗食頗能外內共之而婦人必求婢女猶染金陵
積習吾甚懼焉。道希兄弟其與二三婦共勉之恐
余不幸而言之中也。

憶昔姻家有婦情姑嚴而不相中者其子頗是其
婦母患之語余曰吾兒所憚者子也子爲我訓之

翼日余至其家子婦敬聽告之曰凡爲人子。暱其妻而不責以事父母。是以娼女待其妻也。世有與娼女交而望其孝於吾父母者乎。凡爲人婦。暱其夫而不順於舅姑。是以估客待其夫也。世有與而致孝於估客之父母者乎。歸至家。姑姊妹皆責余曰。不畏其深怨乎。余曰。彼深怨。則心已爲之動矣。編於家訓。子將娶。則審以喻之。

古者自王后以及列士之妻。皆躬織紵而庶人以下。則衣其夫。王后之禮職。女史糾之。而監以王之師傅。民家之女。功鄮長稽之。而達於鄉遂之長。一日廢其職。怠其事。則過愆集之。如是則貴者安得恣睢以適已。賤者尚敢勃谿於舅姑之側乎。今之士古之庶人也。繼自今。凡來婦者。縱不能衣其夫。衣裳必自製。以屬工人者。值勿給。

先兄之命曰。弟林旣冠未娶。而夭。吾與汝生常違離。異日三人必共一邱。康熙辛巳。葬兄於泉井。以弟從。自余遭禍北徙。道希危。疾連年累歲。術者曰。此陰流入墓之效也。余始不信。忽夢兄臨大淵。躍

翼日余至其家子婦敬聽告之曰凡爲人子。暱其妻而不責以事父母。是以娼女待其妻也。世有與娼女交而望其孝於吾父母者乎。凡爲人婦。暱其夫而不順於舅姑。是以估客待其夫也。世有與而致孝於估客之父母者乎。歸至家。姑姊妹皆責余曰。不畏其深怨乎。余曰。彼深怨則心已爲之動矣。編於家訓。子將娶則審以喻之。

古者自王后以及列士之妻。皆躬織紵而庶人以下。則衣其夫。王后之禮職。女史糾之。而監以王之

師傅。民家之女。功鄮長稽之。而達於鄉。遂之長。一日廢其職。怠其事。則過愆集之。如是則貴者安得恣睢以適己。賤者尚敢勃谿於舅姑之側乎。今之士古之庶人也。繼自今。凡來婦者。縱不能衣其夫。衣裳必自製。以屬工人者。值勿給。

先兄之命曰。弟林旣冠未娶。而夭。吾與汝生常違離。異日三人必共一邱。康熙辛巳。葬兄於泉井。以弟從。自余遭禍北徙。道希危疾連年。累歲術者曰。此陰流入墓之效也。余始不信。忽夢兄臨大淵。躍

入自沉通書南中命道希啓墓鑿土三尺見水乃起柩權厝以待卜兆古者邦墓有定所民以族葬有定位自形家之說興而其術頗有奇中者何也管子地員篇凡泉之淺深可按視所見之土以測之豈中原土厚水深司空之法未亡相民宅者皆能脈土以定兆域而未可以例山澤沮洳之地與吾友李君岱雲黃君退谷劉君梧岡儒者也而篤信形家之術謂穴有暈下三棺則暈破而水入余迫於公程行有日矣道希兄弟若懲前事而畏形

家言則兄與弟共冢而余他日別葬於義亦可但毋與婦人合以墮先兄之命

古者命士以上祿皆足以仁其族故晏子相齊三黨及國之賢士皆取給焉後世祿薄仕者無義取之財吾先人雖宦族而故鄉遺田皆上祖力耕而致之金陵之俗婦人多外夫家內父母家耗貲產於私親而子孫無一椽之庇者踵相接也子欲順於母而不恤母族非義所安然必身所自致然後得專以上祖之所遺兄弟子姓之所賴而偏厚焉

家之睽必自此始其有喪葬不舉急難無告者竭妻子之私財以佐之無有則與兄弟審度而助之妻之族亦如之

婦人之性鮮知大義兄弟同財則怠於家事委積蓋藏坐視耗蠹甚者爭爲侈靡吾子孫之以大功同財者苟不能同爨則均其歲入而各私爲奉養豐年存十之二儉歲十一公貯之以備喪葬婚嫁猶愈於離居析產不肖者甘蕩棄而兄弟不得問也吁薄矣清澗白氏四世同爨婦人服用有經雖母家送嫁服物亦貯公所繁昌徐季子同產五人兄弟有子二十餘季子年二十二喪妻及子遂鰥居治家事兄弟之子耕者賈者授徒客遊者絲粟不入私室男女少長近百人無違言余杪秋遇其兄之子於魯港具言如此然則子弟有不可教者父兄其省諸婦人有不可化者男子其省諸

望溪先生文集卷四
周公論
受業王兆符程峯輯

望溪先生文 偶抄

論

周公論

受業王兆符程峯輯

劉子古塘問於余曰周公不以東征屬二公而親加刃於管叔何也余曰是乃所以為周公也明知管叔之當誅而假手於二公是飾於外以避其名也觀後世亂臣賊子必假手於他人或賣而誅之以塞眾口則周公之純乎天理可見矣蓋天理不可以為偽且以昭萬世之人紀使知大義滅親雖

弟可加刃於其兄

石碯殺其子厚蓋援周又以明

居位而不能討亂則與之同罪孔子作春秋於隱

之大夫而臣於桓桓之大夫而死於莊閔之世者

皆不書其卒以示皆有可誅之罪也董史書趙盾

周公之然觀鴟鴞之詩早已歎育子之閔斯則終

公之身長隱痛乎文考文母之恩勤而怒然無以

自解蓋討賊之義春秋於倡亂而未成者皆以與

哀兄之仁固並行而不相悖也古塘復問曰以周

公之聖暴師三年而僅乃克奄何也曰此時也勢

也武王徵九牧之君登鹵阜以望商邑已憂未定

天保而夜不能寐及三叔流言武庚誕紀其序凡

羞行暴德逸德之人皆乘時而思逞雖有善類亦

追念殷先王之舊德而不能忘當是時非大動以

威不能革也故滅國至於五十之多非誠服其心

不能久而安也故破斧缺斨之後衮衣繡裳駐大

師於徐兗之間俾東夏無搖心然後徐察其鄉順

者而教告之取其不廸者而戰要囚之周防如兕

虎撫育如嬰兒至班師之日東人以公歸不復為

悲則奄雖屈強無與同惡矣。故討其君而罰不及民分其族姓以隸兄弟之邦。遷其尤桀驁者於新邑而身拊循焉。所以久安而無後患也。匪特此也。形勝者守國之末務而聖人亦不廢。當武王克商之初。卽定周居於洛邑。周召卒營之以爲蒐狩會同之地。良以雍州雖固而遠於東夏。難以臨制諸侯。故宅土中。陳杞許蔡國其南。虞虢韓魏晉燕國其北。齊魯國其東。宋衛夾河而居。非王室之周親。卽三恪太嶽之裔。胄開國之股肱。蓋懲於鬼方之

叛。殷萊夷之爭。齊而早爲盤石苞桑之固也。故周之衰。卒賴四方諸侯艱難守禦。以延共主之虛名者。垂六百年。蓋時勢不可以私智矯。形勝不必以武力爭。惟聖人能以道揆而不失其時。義以安宗社。以奠生民。則仍天理所運用也。古塘曰。旨哉。由前之說。則知聖人一循乎天理而無不可處之事。變由後之說。則知聖人深察乎世變而所以御之者。仍不越於道。揆前世之尚論者。未嘗及此。後之君子宜有聞焉。退而正於吾兄百川亦曰。然乃叙

望溪集
而錄之

漢高帝論

二帝三王之治盪滅而無遺。雖秦首惡，亦漢高帝之過也。方是時，古法雖廢而易興也，俗變猶近而易返也。文獻雖微而未盡亡也。天下若熬若焦，同心以苦秦法，則教易行，政易革也。而高帝乃一仍秦故，漢氏之子孫循而習之，垂四百年，不獨君狎其政，民亦安其俗矣。而後此復何望哉！古聖人之有天下也，若承重負行，畏途而懼於不勝，至於秦則用天下以恣睢而專務，自慊於上，秦皇帝縱觀

高帝曰大丈夫當如此矣及叔孫通定朝儀乃曰
吾今而知皇帝之貴則其所見去秦皇帝蓋一間
耳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必先格物致知
正心誠意以修其身是乃二帝三王之學孔氏之
徒由詩書所稱推尋而得之者也總而計之惟有
虞氏以元德升聞而登天位其餘非天子之子則
繼世之侯伯生有聖德童而預教而學之爲君師
者且數十年故其所以治天下國家者能一循乎
天理之自然而無所矯拂也後世開創之君大抵

奮迹干戈擾攘之中任威權騁謀詐以得其志雖
有聖賢者出驟而語之以二帝三王之道亦安能
一旦盡棄其所知所能而由其所不習哉自漢高
以後比次諸君其性資可與復古者惟光武爲近
而下無名世諸葛亮之才幾矣乃崎嶇於亂亡之
餘使亮與光武並世而相遭庶乎其猶有望也與

漢文帝論

三王以降論君德者必首漢文非其治功有不可及也自魏晉及五季雖亂臣盜賊閭奸天位皆泰然自任而不疑故用天下以恣睢而無所畏忌文帝則幽隱之中常若不足以當此而懼於不終此卽大禹一夫勝予成湯慄慄危懼之心也世徒見其奉身之儉接下之恭臨民之簡以爲黃老之學則然不知正自視缺然之心之所發耳然文帝用此治術亦安於淺近苟可以爲而止其聞張季之

論猶曰卑之毋高蓋謂興先王之道以明民非已所能任也孔子曰子產猶衆人之母也能食之而不能教也書曰周公師保萬民若文帝者能保之而不能師也夫是乃雜於黃老之病矣夫

灌嬰論

漢之再世諸呂作難定天下安劉氏者嬰也而議者推功於平勃誤矣平爲丞相聽邪謀以南北軍屬產祿使勃有將之名而無其實久矣一旦變起倉卒而勃不得入於軍則平已智盡而能索矣鄉使給說不行矯節而謀洩平勃有相牽而就縛耳如產祿何前古用此以敗國殄身者衆矣平勃之事幸而集則嬰爲之權藉也呂氏雖三王懸國千里外無一夫之援而諸侯合從西鄉空國兵以授

嬰當是時呂氏所恃者嬰耳而嬰頓兵滎陽與諸侯連和以待其變是猶孤豚局於圈檻而虎扼其外也呂氏心孤故酈寄之謀得入而公卿吏士曉然知產祿之將傾同心於踣之故矯節閉殿莫敢齟齬以生得失譬之於射勃矢而嬰弦機也鄉使呂祿自出以當齊楚而產兼將南北軍以自定或不足以倡亂賊諸大臣有餘力矣呂氏本謀欲待嬰與齊合兵而後發故雖聽酈寄之言尚猶豫未有所決也及賈壽自齊來知嬰謀然後以邛屬典

客蓋自知無以待嬰而欲改圖以緩死故得因其瑕釁而乘之由是觀之定天下安劉氏者嬰也審矣其推功於平勃誤也抑吾有感焉三代以下漢治爲近古其大臣謀國若家人然嬰之功雖掩於平勃受封猶次之至平陽侯宙屢發產謀以關平勃折其機牙功不在嬰下及事平以不與誅諸呂奪官而無一言以自列嗚呼何其厚與韓富賢人也其相宋也以不共撤簾之謀生怨豈人心之變隨世以降而終不可返於古耶抑上所以導之者

皇漢集
異耶此有國家者所宜長慮也。

宋武帝論

裕之銳於取秦而拙於禦夏也。世多議之而獨未察其隱情也。以王鎮惡之才兼秦人之思，猛使重其權，一以關中委之，必能拒夏。裕之智非不及此也。而計不出此者，蓋自漢魏之衰，乘危竊國者皆強臣，非鄰敵也。王敦、桓溫以後，方鎮稱兵者接踵。故計以秦資鎮惡，不若棄之於夏，爲安耳。裕之將終幸檀道濟無遠志，非若兄韶難御而慮謝晦之有異同况鎮惡哉。故並留諸將使互相牽制，謂能

同心以禦敵而使義真安受之固所願也。卽自相
剪除如鄧艾鍾會之已事亦吾利也。嗚呼裕之志
惜矣。曹氏司馬氏之篡也無敢加刃於故君者而
裕忍爲萬世之首惡原其心亦謂丕炎之篡也。其
基厚年盛強民無異望已則起匹夫垂暮而得之
故不能無後嗣之憂耳。然裕之子孫轉而相屠過
於讐敵齊氏乘之無少長殲焉自古亡國之子孫
未有如裕之無遺類者也。夫夏殷之亡也失其位
喪其軀者不過末孫之桀紂而已其位上公修禮
樂而承世祀者如故也。至於周則降爲小侯而封
延於魏晉嗚呼人心之陷溺久矣。三王奉天之道
有天下而不與者雖語之而不能信也。卽欲爲子
孫計智詐漸毒亦豈可以意逞哉。

于忠肅論

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易之道正或有過而中則無之中非權不得而遭事之變則尤難明景泰中于忠肅公不爭易儲爲之解者曰公陰爭之而不敢暴也或曰景泰有定國之功有天下者宜其子孫是皆未得公之心也宋太宗挾傳子之私而光美德昭不得良死季桓子有疾命正常曰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桓子卒康子卽位旣葬康子在朝南氏生男正常載以

如朝曰夫子有遺言南氏生男則以告於君大夫而立之康子請退公使共劉視之則或殺之矣方景泰帝決志易儲爭者雖盈廷不足忌而公則其身之所由以立也勲在社稷中外之人心繫焉公有言則心孤而慮變矣帝之度量未必遠過宋太宗而威權則十百於康子是乃公之所心悸也南城高樹之伐殆哉岌岌乎而敢輕試哉魯昭公之出也叔孫婁自祈死而不誅其司馬嚚戾先儒病焉不知婁之心亦猶是也春秋時強家脅權而相

滅者無國無之季氏之惡稔矣其不動於惡以國制於已而昭公在外爲不足忌耳若婁誅嚚戾則季氏之慮變矣非獨叔孫氏之憂吾恐圉人犖卜齧之賊復興而公衍公爲不得復安於魯也爲叔孫計必力能誅季氏定昭公而後可加刃於嚚戾故不得已而以死自明此叔孫之明於權也吾因正常而得于公之義又因于公而得叔孫婁之心故並論之使遭變而處中者有以權焉

非
 姑
 不
 謂
 心
 火
 出
 滿
 心
 知
 身
 體
 心
 本
 身
 志
 意
 與
 心
 神
 間
 然
 古
 而
 謂
 心
 神
 然
 皆
 無
 何
 難
 矣
 亦
 九
 新
 九
 矣



